

刊名创意：王蒙 刊名题写：沈鹏

本刊主编：姜锦铭

值班责编：李牧鸣 实习生：张信尧、巴春颖



扫二维码，
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邮箱：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：(010) 88051377



四叶草实验学校师生徒步沙漠。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一座乡村弱校的现代化实验

公民素质差距的背后其实是教育的差距，今天乡村教育的发展，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公平与和谐。商人张绪坤“买”下一座原本“死气沉沉”、濒临倒闭的乡村弱校，企图通过“实验”来改变它的气质——

- 如果一个孩子成绩特别好，但他不懂生活，不会照顾自己，或者成绩很好，但是身体很差，又或者成绩很好，但是不懂礼貌，培养出这样的孩子，到底是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呢？
- 很多教育上的理念，老师们并没有发自内心的接纳
- 教育并不需要迎合家长的口味，并不是把孩子带到家长想要到的地方，而是应该把孩子们带去他们应该到的地方

本报记者张书旗

买了北京和郑州的两套房子，花两千多万元“收购”河南省一所濒临倒闭的乡村学校，做一次教育实验——这是三十出头的张绪坤干的一件在别人看来“发疯”的事情。

商业上的成功，并没有消磨掉张绪坤的一个夙愿，师范院校毕业的他有一个“乡村教育梦”：公民素质差距的背后其实是教育的差距，今天乡村教育的发展，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公平与和谐，该如何让更多乡村孩子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呢？

回首两年经历，张绪坤只说出一个词：“难”。

眼神

“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些孩子看到陌生人的眼神，夹杂着害怕与对世界的好奇。哪怕就只是为了那些眼神，我也要做。”

时间退回到两年前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张绪坤来到河南省武陟县西陶镇，途经一所名叫大河学校的乡村学校，“办学情结”由此开始。

这是张绪坤第一次深入了解现在的乡村学校。他找到这所学校当时的校长聊天，校长告诉他，“我们没有体育课，没有美术课，也没有音乐课，因为这些科目小学升学考试都不考。”

张绪坤听后很诧异，当他看到身边的孩子——身体瘦弱，看到陌生人就本能地躲在人群后面。“我相信我们都会明白哪里出了问题。”

返程路上，他又想起自己在北京的孩子，想起那些在大城市上学的孩子，巨大的反差，让张绪坤决定做些什么。

回到家乡，张绪坤把妻子叫到身边，对她说自己想把这所看起来“死气沉沉”的乡村学校收购过来，做一次他心中理想教育的“实验”。妻子不敢相信，“你没事吧？你是认真的吗？”张绪坤说，“我可能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些孩子看到陌生人的眼神，夹杂着害怕与对世界的好奇。哪怕就只是为了那些眼神，我也要做。”

妻子最终被他说服，“如果要做，就要做到最好，要对那些孩子负责。”妻子说：“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”

但是，这个“实验”有点贵——投入两千多万，还不包括学校之前所欠的几百万万。

为了尽可能多地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，张绪坤需要筹集更多资金，甚至还卖

了在北京和郑州的两套房子。

有一段时间，朋友都叫他“疯子”。作为张绪坤的好友，当时身为郑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李佩一开始也“几乎被惊掉了下巴”。

但是，有一天，他们坐在一起聊起农村的教育现状，李佩忽然发现自己和张绪坤的很多想法都不谋而合。“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看到今天很多农村学校的情况确实很惊讶。很多农村孩子不得不跟着打工的父母进城，也有的是跟爷爷奶奶成了留守儿童，优质教育资源都在往城市集中，他们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。”

让农村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，“这是我们的初心。”被张绪坤请来给这所学校当校长的李佩说。

“我的梦想是把这所学校，办得和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学校一样，有一群有理想的老师，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，让农村的孩子，让那些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守农村的儿童，可以和在大城市的孩子享受一样好的教育。”这是张绪坤心中的执念。

四叶草

分别代表生活习惯、运动习惯、娱乐习惯和学习习惯。这四片“叶子”每一片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，就像我们的四肢，有谁能说是手重要还是脚重要呢

“四叶草实验学校”，这是张绪坤为学校取的名字。

“很多时候，家长都会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棵草。”张绪坤解释说，“在西方的传说中，四叶草也被称为幸运草，而我们认为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，也应该有四片叶子。”

张绪坤提出了“四叶草教育理论”，在他看来，四片“叶子”，第一片代表孩子必须要学会生活；第二片，代表必须要学会运动；第三片，要学会娱乐；第四片则是学会学习。这也象征了四种习惯——生活习惯、运动习惯、娱乐习惯、学习习惯。

他们对学制定期的考核，有别于其他学校按照分数或者优良中差的方式——生活、运动、娱乐、学习四种习惯，分别对应制成印有象、狮子、猴子、蜜蜂这四种动物形象的卡片，按照孩子

在不同方面取得的荣誉，给孩子们颁发不同的卡作为奖励，集齐四种卡片的学生，可以换取去图书馆读书的时长，或者换取其他奖励，从而激发孩子们养成这些不同习惯的积极性。

“这四片叶子”每一片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，就像我们的四肢，有谁能说是手重要还是脚重要呢？“4种习惯都要培养，张绪坤很坚定，“如果一个孩子成绩特别好，但他不懂生活，不会照顾自己，或者成绩很好，但是身体很差，又或者成绩很好，但是不懂礼貌，培养出这样的孩子，到底是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呢？”

尽管创办还未满两年，学校已经由当初的濒临倒闭，到如今约有1500名在校生。去年秋季开学，在校学生人数比上学期增加626人，一举成为周边规模最大的学校，并被评为河南省民办教育先进学校。

看起来，张绪坤的想法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：干净整洁的校园，多媒体云教室，图书馆，标准尺寸的塑胶跑道，足球场……单从硬件设施来看，几乎可以媲美大城市的学校。

在“学什么”的问题上，张绪坤也增加了很多非考试内容——每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是兴趣课，学生可以根据兴趣选择科目，足球、篮球、舞蹈、独轮车、机器人操控等，可以说应有尽有。此外，学校还会定期举办合唱比赛、美术比赛、手工制作大赛、独轮车比赛等活动。

“我们本来是打算让孩子去武陟县城上学的，毕竟县城还是比农村的环境好，但是真没有想到这里的条件这么好。”一位家长至今想来，依然庆幸当时的选择，“学校今年还新装了净水设备，建立了图书馆、舞蹈教室，还有国内一流的云教室。”

“努力让农村的孩子通过教育，明白生活的美不止柴米油盐，让孩子们更加自信、更加热爱生活、热爱生命。”张绪坤说。

“在农村也能享受城市学校的待遇”，被认为“疯了”的张绪坤，心中憋了一口气：“想把这个学校办成一个实验性的学校，想证明给大城市看，我们农村也能搞（好教育）。”

养马

“马这么臭，孩子能受得了吗？”“养马能帮助孩子考一百分吗？”甚至学校负责养马的师傅也在问，“这马能够帮助孩子将来考上大学吗？”

当张绪坤满怀憧憬带着他的“四种习惯”，准备在这片教育“贫瘠”的土地大干一场时，没想到却被现实的阻力狠狠地“打了一棒”。这些阻力，比他所预料到的还要大。

在传统教育观念里，学习、考试永远

都是最重要的，尤其是在农村，孩子文化课的学习成绩，往往肩负着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生存意义。

所以，当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开设足够的体育、美术、音乐等兴趣课程时，甚至会有家长投诉，认为学校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的学习上。

“推行教育理念时，最大的阻力和困难，其实是来源于家长的不理解。”张绪坤清楚地意识到，“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？”“做这个和考试有什么关系？”反对的声音如出一辙。

比如，他们给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年级开设了独轮车课程，有很多家长不理解，“认为第一耽误了学习，第二，独轮车难骑有安全隐患，第三，独轮车都是杂技团的人骑的，孩子骑着多可笑。”

但是，张绪坤了解到，医学界已经把独轮车定义为益智运动，“现在很多孩子，尤其是剖腹产的孩子，出生之后的运动平衡能力并不是特别好，骑独轮车可以有效地促进孩子小脑的发展。”并且，现在的孩子特别喜欢玩手机看电脑，很容易驼背近视，而骑独轮车必须要挺直背，否则就会摔倒。

独轮车课程开展两到三个月后，他们发现，孩子近视和驼背的状况都得到了一些缓解。

“所以即使这个课程有很多家长不满意、不理解、不支持，我们就应该妥协和放弃吗？”张绪坤始终坚信，教育并不需要迎合家长的口味，并不是把孩子带到家长想要到的地方，而是应该把孩子带去他们应该到的地方。

今年5月份，在张绪坤的坚持下，学校费了很大周折，从内蒙古引进了几匹马，想让孩子们开阔眼界，也想在课余时间培养孩子的爱心。

马到学校的第二天，李佩就收到家长们的联名投诉：“学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？”“马这么臭，孩子能受得了吗？”“养马能帮助孩子考一百分吗？”甚至学校负责养马的师傅也在问，“这马能够帮助孩子将来考上大学吗？”

但是，孩子们对新鲜事物的好奇，让张绪坤和李佩的坚持有了意义。

现在，每到下课都会有三五成群的孩子围在马厩旁喂食，学校还组织了给马起名的活动。

李佩回忆，在揭牌授名的时候，几位学生代表亲手把“名牌”挂在马厩上，这种仪式感让孩子亲身体会到一个小动物可能带给他们的改变。事后他们主动向学校申请，给他们每个人都排上“值班”任务，在课余时间轮流照顾这些马。

“养马让更多独生子女从中学会了关爱他人。我们每做一点小小的尝试，有时候给孩子们带来的，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改变。”李佩感慨道。

类似的情况还有，为了提高孩子的注意力，引入了借助弓箭练习的国际通用方法，也同样引来反对的声音。

是应该听家长的，还是应该坚持“四叶草”的初心？这是让张绪坤反复纠结的问题。“在学校我经常鼓励我们的老师，告诉他们一定要克服困难，不要放弃。其实每一次鼓励他人都是为了暗示自己，别放弃，是困难让我们的坚持更有价值。”

冲突

因理念差异造成的冲突，不断挑动着学校管理层的神经，校长经常感慨，“最好的教育是‘无言教育’，只有从老师的言行上看出来的教育理念，才是真的教育理念，而不是那些印在墙上的标语！”

“要让农村老师们首先能认同并且践行四个习惯，才能真正把这场教育实验做好。”当张绪坤在农村推行这套颇具城市作风的教育模式时，根深蒂固的理念差异开始凸显，不止家长，如何说服老师和他们结成“统一战线”，去做一些跟教学不太相关的内容，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。

世界公认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，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排除体内毒素等，但因为口感平淡，很多儿童并没有主动饮水习惯，“尤其是留守儿童，如果没有监督引导，很难养成规律的饮水习惯。”因此，张绪坤希望孩子们养成好的喝水习惯。

他们要求老师们监督，但很多老师都觉得难以理解，“他渴了自己就会去喝，难道会渴死吗？”这个跟我们教学有什么关系吗？”这样做能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吗？”

为了能让老师理解，张绪坤又投入十几万元在学校每个楼道口都装上净化水装置，用实际行动感化老师，促老师重视起孩子们的喝水问题。

现在，每个孩子课桌前都有自己的专属水壶，不用老师催促，只要一上课，他们就拎着自备的水壶在净化水机器前排起队打水喝。

张绪坤认为世界上最美的画面，是笑脸。因此和几位管理者商议，倡导“微笑校园”，鼓励老师们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要微笑面对学生，甚至允许老师请情绪假，老师心情糟糕时可以申请休假调整，就连老师们的胸卡大头像也要求用笑脸。

但是最初的时候，当张绪坤在校园里遇到几个老师，他给老师微笑的时候，那些老师都不搭理他，反而在背后议论这样的行为“很搞笑”。

“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理念差异，都需要我们花很大力气去跟老师讲，去监督考核他们。”张绪坤说。

随着一年的推广，情况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，师生间都在互相感染，见面互相致以微笑，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，整个校园也更加祥和。

他们还发现一个现象：农村当地有些老师特别不喜欢打学生。李佩坚决反对这种做法，“作为一个老师，一旦你动手打了孩子，很可能给他种下了一颗暴力的种子，很可能造成影响他一生的不良后果。”

刚接手学校大概不到3个月时，学校里有一个老师盯了学生，正当学校准备按照规定辞退时，竟然发现有好多老师联名抗议这个决定，“打学生也是为了孩子好，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老师开除掉，如果你要让她走，那我们都走。”

面对老师们的激烈的反应，学校管理层陷入了两难：一方面，如果坚持辞退这个老师，可能接下来要面临好多老师的流失，但是另一方面，这些老师触犯了不能打学生的底线。

后来，身在北京的张绪坤听说这件事情，很愤怒地说，“当我们对打学生这种触犯底线的事情去退让去妥协的时候，那这个学校就可以解散了，我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”

学校管理层商量后，还是顶住压力坚持辞退了那个老师。

虽然紧接着有几位老师因此而离职，但自那以后，学校再也没有发生过打学生的事件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认为打学生是正常的。

像这种因理念差异造成的冲突，不断挑动着学校管理层的神经，李佩经常感慨，“最好的教育是‘无言教育’，只有从老师的言行上看出来的教育理念，才是真的教育理念，而不是那些印在墙上的标语！”

学生一定要多运动，其实在现在很多老师也并不是不运动，甚至他们的亚健康都很严重；老师要求学生一定要团结同学，但他们自己也并不能关心同事……”

如何尽快提升农村老师素质，一直是张绪坤心中的一块大石头，“教育是一场修行，教的是学生，修的是老师。”

今年“五一”期间，张绪坤带着四叶草实验学校的15名骨干老师，跑到内蒙古库布齐沙漠，开展了“寻找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灵魂”徒步沙漠活动。

他设置了“如何做好一名乡村教师”的议题讨论。三天时间里，教师们白天徒步沙漠，夜晚就围坐在帐篷前，他们从自我剖析，到自我怀疑，再到自我肯定，每个人都敞开心扉进行反思，从内心深处对自己乡村教师的身份有了更深的认同感。

张绪坤还想了很多办法。为了让老师们爱上读书，学校成立“小草知识圆梦基金”，老师可以将自己最想看的书，写到纸条上，学校会根据情况每周给老师们圆梦。每次学校例会，还增设3分钟读书时间。

为了让老师们爱上运动，学校给老师提供健康奖励，通过跳绳、踢毽子、呼啦圈、俯卧撑、蹲起，这六项活动，每个月让老师自主选择测试，通过测试就按照级别发工资奖励。

此外，张绪坤还主持编篡了《四叶草草人哲学》，并且马上就能出版发行。“所做的每一种尝试，都是希望从老师自身层面去反思，寻找教育的终极解决方法。”

坚持

对于未来，张绪坤并不着急，他笑言，清朝末年有个叫武训的乞丐，通过20年的乞讨办了几所学校，他也想像武训那样，“哪怕最后真的变成乞丐。”

66岁的温德新是四叶草实验学校的副校长，已经在教育一线工作了42年。尽管对张绪坤当时“雪中送炭”接手学校的义举怀有一丝感激，但对他的教育理念一开始也是强烈抵触。

“不是怀疑，应该是认为不可能，就觉得这种模式在我们农村肯定不行，肯定不通过。”温德新坦言，“农村这个地方，就是对你教学成绩非常重视，总是看分数。”

当地一些学校甚至在招生时明确跟家长说，“你要是想玩耍你就去四叶草学校，你要想学习就来我们学校。”

最终，张绪坤和温德新各让一步，主要抓好文化课的同时，着重培养学生的“四个习惯”。

“我原来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我每天都在考虑怎样来理解他（张绪坤）的四个理念，怎样来培养学生的四个习惯，真的是每天都在考虑这个问题。”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温德新开始要求老师慢慢将“四种习惯”渗透到教学中去。

都说万事开头难，谁都不知道，这样的尝试会带来什么。但是，“改变”的开始一点点地出现——学生们开始知道心疼父母，做事开始为他人着想，主动承担家务活，懂得自己整理房间……真切感受到孩子的点滴改变，一些家长甚至都感动得哭了。

不久前，还有家长在家长会上向温德新称赞“这个模式是正确的”，“我们把孩子送到你们学校，孩子不仅知道学习，还养成了很好的习惯，这对小孩进步的发展非常重要。真的很感谢你们。”

打破对农村教育的“固有印象”，这些一点一滴的改变，彻底颠覆了温德新的看法，“这条路，我想我们走对了。”

张绪坤则希望，3年以后，这些农村的孩子，可以和郑州、北京这些城市的孩子一样优秀。“我们学校的孩子，也玩机器人，也玩航模模型，学校也有小博物馆。虽然我们实践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有些效果大家看到了，像孩子们现在已经不打架了，老师也不打学生了，课堂氛围变得更好。”

对于未来，张绪坤并不着急，他在做的很多尝试，有些还需要时间来展现效果，我们想一步步地去摸索符合农村孩子的教学方式。“他笑言，清朝末年有个叫武训的乞丐，通过20年的乞讨办了几所学校，他也想像武训那样，“哪怕最后真的变成乞丐。”

有一次张绪坤开玩笑说，假如他死了，想在墓碑上刻上这么一段话：“这个人试图以一己之力去助推一个大国教育的发展，他干了，没有回头。”